心系星辰大海

■孙海斌

想来，与航天事业结缘已有13个年头了，离开山沟也整10年了，心中的航天情结却越发深厚。脑海里时不时就会如放电影般，闪回着那些坚守大山深处、心系星辰大海的人和事。比如说英雄的航天人、惊心动魄的航天故事、默默无闻的坚守……思绪终究徘徊在那片云幕低垂、伸手可摘星的大山深处。

所谓不啻微芒，造炬成阳。当伟大事业分解成细小步骤时，面孔往往都是极朴素的，过往也都是极平淡的。就像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场上，蓝色工位一侧的标语书写的那样："颗颗螺钉连着航天事业，小小按钮维系民族尊严。"

还是沿着月亮城里的蓝花楹大道，跨过漫水湾，去山沟里寻找初心吧。

一

曾经有人试图用几个"一"描述李孟良的故事：一座高塔一个兵，一对夫妻一个娃。短短两句话，而事实远非如此简单。

妻子小心翼翼端来茶水，丈夫检查完仪器从7楼下来，这个家庭不一般的故事才开始清晰起来。

这里是卫星发射的一个测量点号，专业术语叫作"标校塔"，坐落在一个山头上。塔高75米，塔基23米，共13层，有354级台阶。各层分布着不同仪器，主要用来标校各类测控设备。

从山脚到塔的直线距离并不长，但这条山路着实难行。

当笔者搭乘"勇士"越野车颠簸20多分钟来到塔下的时候，感觉心脏都快被摇得蹦出来了，越野车也裹上了一条厚厚的"泥裙"。

李孟良出行不喜欢坐车，也不买其他交通工具，绝大多数时间都是步行，"没必要，还不如走路呢"。

塔的第一层比较开阔，算是主要生活区，有电视、炊具、茶几、椅子，还有两张单人床拼成的"双人床"，不过"二楼也有一样的睡床，想睡哪层就睡哪层，看季节"。

"这里我每天都要上下至少一遍，主要是检查设备的情况，顺便打扫塔里的卫生。"这个讲话略带河南口音的年轻人介绍说："任务期间一天要跑七八趟，主要测试信号，还要保证仪器不出故障。"

楼梯是纯钢架结构，因为塔的直径所限，每级台阶都很窄，坡面也很陡。平时来看望他的同事总是小心翼翼扶着护栏，走得极其谨慎、艰难。可是李孟良好像根本不当回事，"十分钟爬一个来回绝对没问题"。

塔的顶层外围有一圈观察台。蓝天白云下，连绵起伏的山脉、苍绿的树林、城市和邛海尽收眼底。李孟良偶尔也会欣赏一下塔外的风景，舒缓一下紧张的神经。但是这几天，他的眼里有了更可心的东西，"客厅"墙上贴上了一张奖状——"李梓轩小朋友被评为全院乖宝宝"。有儿子的陪伴，李孟良更安心，工作起来的劲头也更足了。

二

和李孟良一样，在另一个高位点号上坚守的那两个小伙子，一进入状态满脑子想的都是工作。

在那处高位点号，不仅吃饭不方便，喝水也要去山下一桶一桶地打上来。如果不小心打翻了，又得从头再来。"那次他去打饭，翻墙的时候不小心把饭盒给掉了，我只好吃泡面。"黎彬指着旁边的漆强笑着说。

如果从食堂送饭过去，汽车要绕山近乎跑一圈，等送到的时候饭都快凉了。于是，历代驻高位点号的前辈们探寻了一条只有他们才能通行，也只有他们才能找得到的捷径——翻墙，钻洞，走坑道，越铁丝网，穿插荆棘丛，从野坡陡路直上山顶。

这条路虽然节省时间，但是十分考验身手。

他们坚守的这个位置是发射场西北方的一个临时观测点，主要是从俯角警戒观察场区，每每火箭进入发射工位的时候，也就是观测员进入点号的时候。

点号面积不大，大概也就5平方米左右，两张单人床几乎占满了整个屋子。外加一部电话、对讲机、电暖炉，以及几种防护工具，就是办公生活的全部物资。

由于是在山头视野相对开阔的位置，所以"白天大太阳晒得人脸疼，晚上又冻得脚冰凉"。

"别人都很难相信在这地方会长冻疮。"漆强挠了一下红肿的手。

这个城市，昼夜温差将近20摄氏度。白天只穿衬衣也会很热，可是到了晚上，点号附近的水沟都要结冰的。

每到夜晚，点号上的一点微光，与发射场区的通亮遥相辉映，仿若浩渺宇宙中守护着行星的卫星一般。

"我们两个人以凌晨两点为界，上下半夜各轮一班岗"。黎彬笑着说："荒山野岭的，有时候一个风吹草动就让他紧张得要命。""咦！你怕是更慌哟。"漆强比黎彬小3岁，两个人搭档起来十分默契。

"你见过火箭发射最美的景色吗？"黎彬像是在问笔者，又像是自问自答，"很多人都以为是发射时候喷出来的火焰，其实最美的是半夜时候，天上星光灿烂，地上也星光灿烂。"

这个脸庞有些黑红的四川小伙儿，眸子里突然闪现出一缕诗人般的激情火焰。

三

顾志俊并不赞同黎彬的话。他认为从他所在位置看到的，才是发射场最美的景致。

从山上高位点号的两点钟方向望去，在山坳一隅的竹林中，能隐约看到一幢白色的两层建筑——与高位点号功能一致、进行相对角观测的竹林号位。

"权当它是竹林别墅吧。"黄贤超说话有几分幽默："竹林环绕，一侧小溪潺潺，一侧是林间小路，阿拉上海的别墅估计也没有这么安逸。"

黄贤超20多岁的年纪，带着他的上海老乡顾志俊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。两个人天天轮班从发射塔架一侧斜插到这片密林，又天天从密林深处走出来。

很少有人知道密林里还有人，也很少有人会想到密林里还有人。

两个上海人只用了一周的工夫，就把楼下的杂草清理干净，把崎岖小道也收拾利索了。

"要是驻守时间再长些，我打算再种点花，五颜六色的更好看些。"黄贤超显然把这片阵地当成了家，"'别墅'嘛，当然要搞得像样一点，全发射场区仅此一家哦。"

每天午饭过后，无论值不值班，顾志俊都会趴在栏杆上出神地看着场区的一切——虽然已经看了半个多月了。"其实只有从这个角度看，火箭才是最壮观的。"他有些意犹未尽，"发射前开满射灯还要更好看些。"

"很多同学听说我在发射中心工作，都羡慕得不得了，因为我可以近距离看到风吹火箭筒的摇摆，听到燃料加注时'呲呲'的声音"。这个不善言辞的小伙子每每讲发射的时候，总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观感。

"说的好像是你在发射一样。"黄贤超一边打趣着顾志俊，一边拿手电筒冲山上点号闪了几下。很快，山上也回传过来同样的闪烁。

四

同样是点号，大家都有"别墅"，可张玉的这个"别墅"就显得有点寒碜了。虽然是纯钢铁结构，建在公路边，有专车接送，但对张玉和邓毅来说，两平方米的面积属实有些局促。

这个点号设在卫星专用公路边上，平时只允许办理了证件的车辆通行，发射期间就只保障任务车辆。

张玉已经在这里守了近一个月，他本来是搞基础工程建设的，但由于点号上新来的同事经验不足，得有个人带着，于是他就带着邓毅——一个不怎么喜欢说话的年轻人上岗了。

"白天太阳大，亭外晒得慌、亭内闷得慌；晚上蚊子多，亭外追着咬、亭内围着咬。赶上下雨天，进来避雨还是不成问题的。"张玉喜欢下雨天。

岗亭是活动的，狭小的空间里摆放着一张桌子，紧贴两把椅子。桌子正中放着一本皱巴巴的书和一份蓝色塑料皮夹的登记表，桌角上摆着一个截去上半部分的大饮料瓶，里面有几条小鱼在来回游动。

"对面是山，背后还是山，待久了眼睛就发虚，据说养花或者小鱼可以缓解视疲劳。"张玉拿起瓶子晃了晃，鱼儿游得更加欢畅了。

"平时难得有人过来，基本上都是来来回回、出出进进的车辆。"张玉说："就怕有人突然赶着牛羊横穿公路，所以我们一个人负责挡路栏杆，另一个在附近巡逻。"

邓毅刚参加工作不久，经历了两次火箭发射，但一次也没有见过火箭升空，他们这个点号正好被山头挡住了火箭飞行的轨迹。

张玉又晃了一下瓶子，突然抬起头问笔者："咱虽然没直接造过卫星火箭，但我们也是航天事业中的一分子，说起来还是很光荣的。"

"终于起风了！"还没等到笔者的回答，小伙子便提着瓶子走出了岗亭。

"山里的风儿很清凉，这风或许是海岛椰林那边的一只蝴蝶扇起来的呢。"笔者的思绪跟着张玉一起，随风荡开去了……

我也是八连的兵

■孙晶岩

感　念

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走进江西省兴国县埠头乡渣江村，一进村就看到一行醒目的标语："部队是培养人锻炼人的大熔炉。"我对这条标语很有认同感。

在渣江村村委会，我见到了支部书记王光明。他1961年出生在渣江村，是红军的后代。1933年农历八月初二那天，他的父亲出生在兴国县渣江村一个普通的农家。出生刚刚28天，王光明的爷爷就参加红军离开了家乡。爷爷哥儿仨，哥儿仨同一天一起参加了红军。他的爷爷在红三兵团，牺牲在永丰县的龙岗。渣江村有名有姓的红军烈士有很多，王光明的父亲从记事起就没有见过亲爹。父亲给他取名光明，寓意继承红军传统，走向光明。

王光明1979年10月应征入伍，在原南京军区某部八连当兵。我们都曾有过军旅生活，聊得很投机。我发现他的字写得很漂亮，得知他在部队当过文书，便有些突兀地问他："你对枪的构造也很熟悉吧？"

他诧异地问道："孙老师，您怎么知道我懂得枪？"我笑着说："我当兵时的连队也是八连，我也当过文书。连队文书往往要兼任军械员，军械员必须懂得枪支的构造和性能，射击也要拿手啊。"

他仿佛遇到了知音，高兴地对我说："您也当过文书，太好了。当年我管枪还得过我们部队评比第一名呢！"

我如数家珍地说："你要管理档案和枪支，擦枪，装卸枪……这些活儿我也干过。你在部队能把管理枪械的工作干到第一名，现如今也能把你们村的乡村振兴工作搞成第一名吧。"

同在部队八连当兵，同当过文书兼军械员的经历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，他向我打开了话匣子。他1982年入党，在部队立过两次个人三等功。1985年1月，有着6年军旅生涯的王光明退伍回到家乡。离开部队的那天，他哭了，每个当过兵的人对培养过自己的部队都会有深厚的感情。拓宽了眼界的他，更看到了家乡的差距。当时村里基础设施薄弱，他心底里萌生了彻底改变家乡面貌的想法。

由于家里条件差，刚回到家乡的他兢兢业业地种田，老老实实地做人。他种水稻、红薯、花生、蔬菜，还养了猪和鸡，日子一天天有了起色。1990年，他进入村委会当计划生育专职干部。当时村里非常落后，没有水泥路，全村16个组只有两个变压器，以渣江河为界，南北各一个。村委会没有房舍办公，只能骑着自行车跑到三里路以外的老林场办公。

要想富，先修路。由于地少人多，当时村里连条像样的土路都没有，只有田埂路。1991年，他当上了村主任，立志给村里修一条沙石路。资金困难，他就四处筹资，带领乡亲们开始了艰难的创业之路。4年后，他当上了村支书，继续带领乡亲们修路。1996年，村里第一条水泥路修通了，虽然只有2.1公里，却使渣江村第一次有了这么好的路。他带领乡亲们趁热打铁，直到1998年，终于修好了村里的主干道。现如今，渣江村家家户户门口都通了水泥路。

部队来村里招兵，他积极支持，挨家挨户地动员，整个埠头乡有25个年轻人当兵，他组织唢呐队吹唢呐，热热闹闹地欢送村里的后生入伍。

2017年，他帮扶了9个贫困户，在埠头乡担任重点项目负责人，带领大家致富。有一个孤儿叫王春明，20多岁，没有房子住，也没有宅基地。他从民政部门帮这个孤儿申请了一万元的补助，给他盖了一栋砖混结构的房子，使他有了安稳的住处。王光明还送他到砖厂开铲车，使他每月有了四千多元的收入。

埠头乡有5个和他一起入伍的战友退伍后回到农村，分别在西霞村、埠头村、枫林村当上了村干部，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乡村振兴的经验和做法。

王光明属牛，像拓荒牛那样一心一意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。为了让全村实现整体脱贫，他忙得团团转，每天早晨7点多就来到村委会，晚上经常忙到半夜，没有节假日，双休日都在加班。他收养了一个弃婴，照顾了很多孤儿，还长期照顾五保户。他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，自觉继承部队的传统和作风，时刻把军人的职责牢记在心。

共同的当兵经历使得我们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，由于我比他当兵早，他称呼我为老班长。当我向他告别时，我说："我们是当兵的人，只要埋头苦干就一定能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！"他激动地说："老班长，您放心吧，走到哪里我都会给部队争光！"

夜幕降临，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渣江村。回来的路上，司机张师傅对我说："孙老师，不仅您和王书记是八连的兵，我也是！"

我诧异地问道："张师傅，你也当过兵？"

他笑着说："我也当过兵，也是在八连，原南京军区某部八连战士，我们连是模范连！"

我的心里涌出了深深的感动，真是无巧不成书，一天中就碰到两个不同部队的八连的兵。是啊，每一个当过兵的人，身上都会留下大熔炉的烙印，这就是我们身上流淌的军人血脉。我又想起了进村时看到的那幅标语："部队是培养人锻炼人的大熔炉。"我们都是八连的兵，我们都要不忘初心，为乡村振兴出把力。

文学作品

长征

第5529期

"这十年·我的强军记忆"征文启事

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，在向着世界一流军队迈进的征程中，每一名军人都亲历着人民军队的可喜变化，见证着辉煌的成就，感受着奋进的力量。

历史是由大家共同书写的，我们期待亲身经历这十年的您拿起笔，记录下属于您的强军记忆。它也许是为了胜利而冲锋的燃情时刻，也许是以奋斗赢得荣光的高光瞬间，也许是以坚守捍卫安宁的无私情怀，也许是记录青春与使命相连的心灵旋律……

让这些多彩的、动人的个人记忆，汇成新时代强军兴军的闪光记忆，凝聚起砥砺前行的温暖力量，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。

"这十年·我的强军记忆"征文开始征稿，以个人的视角，纪实散文和小故事的形式，真实生动地呈现您的体验和情感。

投稿邮箱：czfk81@126.com。请在邮件标题处注明"这十年·我的强军记忆"征文。

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，写下绿色诗行

尘封的遗书

■都吉君

岁月如白驹过隙，那份尘封的遗书陪伴我走过37年军旅生涯，仿佛如一双眼睛时刻在警示着我、提醒着我、激励着我：勿忘从军初心，矢志献身国防。

1985年大学毕业时，我经过层层考核选拔，携笔从戎，加入解放军的行列。在军校短暂淬火历练10个月后，南疆边陲的硝烟战火依然没有停息。前线英雄的壮举感染我、召唤我，毕业时我写下血书，申请赴前线代职参战，实现好男儿报效国家的丹心夙愿。

至今让我终身铭记的是1986年暑假，天气潮湿炎热。学院组织准备上前线的学员进行集中培训。一天晚上，带队教导员语重心长、表情严肃地说道："每个人要写份遗书，写一写对参战的认识、对家里需要交代的事情等。"此时此刻，我才突然感觉到，生死考验就在眼前，牺牲二字可能随时降临到自己身上。

面对眼前这张白纸，手中的笔迟迟没有写下半个字，内心既有热血澎湃、奔赴战场的豪情，又有不敢面对的恐惧与纠结。我上一届在前线代职牺牲的雷锋式学员黄喜良，他在遗书中留下的催人泪下、感人至深的遗言，不时在耳边回荡："牺牲后把我的抚恤金分成三部分，一部分留作党费，一部分留给辅导过的榆树屯小学，一部分留给河南伏牛山的老家。"为表达对牺牲战友的景仰和怀念，继承战友的遗志，当好传承人，我还饱含热泪写下了一首歌词《梦中思念黄喜良》。我记得其中有几句写道："英姿弹上膛，雄风灭豺狼，青春献祖国，热血洒疆场……"

经过冷静思考后，我把遗书写好，其中有这样几句话："一秒接过军装，一生献给国防，只要祖国需要，我愿把生命抛洒南疆；前辈们打下的江山，需要吾辈去守护，我要用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，让祖国繁荣昌盛、人民幸福安康；如果牺牲了，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把学到的知识献给国家，没有给父母养老送终……"遗书一式两份，一份留给组织保存，一份交给我留校的战友。如果我真正"光荣"了，就拜托战友把遗书送给我的家人。随后不久，我就满怀壮志地奔赴前线。在前线的5个多月时间里，我住过猫耳洞、背过水、在观察所执行过任务，经受住了硝烟战火的考验，参加过两次战斗并荣立个人三等功。

那年春节前，我回到了离开一年多的老家，当地政府组织了隆重的慰问仪式。当我把军功章和那份遗书一起送给母亲时，母亲从疑惑到哽咽，最后泣不成声，终于知道我这半年多的去向。老人家把我抱在怀里，泪流满面地说："儿子，你是国家的人，国家养育了你，做得好，做得对。"

如今，我累计搬了5次家，每一次搬家都会把那封遗书以及军功章、参战纪念章，小心翼翼地保存好。这份遗书保存在原始的信封里、藏在一个铁皮盒子里，始终伴随着我。被岁月尘封的遗书早已发黄了，字迹模糊了，在我看来这是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遗书不言，沉默如金，记录了我的初心和使命；遗书有声，如同号角，催我出征，也激励我的家人和后辈……

往期美文　扫一扫，听『长征副刊』

麦贤得——"八一勋章"获得者（油画）　冯少协作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　邮政编码：100832　查询电话：(010)66720114　发行电话：(010)68586350　定价每月20.80元　零售每份0.80元　承印单位：解放军报社印刷厂